

揭开七十多年的尘封，首次讲述这个引人入胜的真实故事
神奇的“秘密协定”引发出三年后的“张杨兵谏”

西安事变的 序曲

首次揭开谜团内幕：何为西安事变的序曲？

“序曲之说”为何姗姗来迟？

中共第一个有效的统战协定为何鲜为人知？

西路军惨败原因有何新说？

国民党三十八军是怎样变成共产党三十八军的？

红岩烈士“小萝卜头”为何与杨虎城同葬一陵？

长征出版社

李伶 ● 著
xiānshíbiān dēxuqu

西安事变的序曲

李 伶◎著

长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安事变的序曲 / 李伶著 .— 北京 : 长征出版社 , 2008.8
ISBN 978-7-80204-324-4

I. 西 … II. 李 … III. 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23534 号

书 名: 西安事变的序曲

作 者: 李 伶

特 约 编 审: 仇学平

责 任 编辑: 李 晓

封 面 设 计: 木鱼书籍设计

出 版 发 行: 长征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 编: 100832

电 话: 010-68586781

印 刷: 国防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530 千字

印 张: 29.75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ISBN 978-7-80204-324-4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我社负责调换)

《西安事变的序曲》旨要

《西安事变的序曲》是一部新颖、独特的长篇纪实文学。它先声夺人地披露了“西安事变有序曲”这一重大题材。

1933年5月，杨虎城与红四方面军签订了“巴山为界，互不侵犯，联共反蒋，共同抗日”的“巴山协定”，这就是我军第一个有效的统战协定。它坚持了两年之久，对西北革命形势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乃至引出了后来的“西安事变”，宛如一段序曲引出了一首战歌。本书以“从阎王爷枪口下抢救出的活材料”和大量的解密资料，诠释了许多闻所未闻的重大问题：为什么说“巴山协定”是“西安事变”的序曲？为什么西安事变70多年后才有“序曲之说”？哪些人为因素致使这些重要史实长期湮没于尘埃之中？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杨虎城曾经有过哪些误会？这些误会是怎么解除的？为什么说疏于统战是西路军惨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宋绮云将军并非杨虎城的秘书，怎么成了众口一致的“杨虎城的秘书”？9岁烈士“小萝卜头”为何与杨虎城同葬一个陵园？每一个问题背后都有一串鲜为人知的动人故事。

本书故事情节相当精彩。双重身份密使武志平，斡旋于国共两军之间，既要摆脱国民党特务分子的纠缠，又要获得共产党内极“左”分子的信任，更兼他这个中共地下工作者的处境，屡屡大祸临头，每每九死一生。他都靠忠勇和智慧，出色地完成了传递情报、运输物资、开辟红色交通线等重要任务，传奇故事引人入胜。仅就那份密电码和军用地图的来龙去脉，就足以让天才小说家为之钦叹！此外，本书还饶有情趣地描绘了那哀惋动人的爱情故事与极富悲剧色彩的人生之路，以及诸多人物的秘闻轶事和配发的大量图片，再现了当年的历史风貌。

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代序)

总政治部原副主任 傅 钟



傅钟上将

在革命战争年代，有许许多多优秀的共产党员，不畏艰难险阻，面对坐牢、杀头之祸，肩负着兵运、交通、情报等秘密使命，出没于敌军营垒之中，奔走于白色恐怖之下，为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和人民的解放，立下了不朽功勋。五十多年前，我所认识的武志平同志，就是这样的一位名扬大巴山的传奇人物。

那时——1933年5月，武志平作为西北军名将杨虎城的特使，由驻汉中的孙蔚如部到了川陕苏区北线。我作为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接待了他。我并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在此后来往近两年中，他严格遵守党的地下工作纪律，始终没有暴露自己是共产党员的真实身份，但却出色地完成了党所赋予他的建立交通线、护送重要干部、购买电讯器材、药品以及白区报刊和其他军需民用物资等任务。川陕苏区的党政干部和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对这位杨虎城将军的大个子少校参谋，是十分爱戴并满怀钦佩之情的。

武志平同志带给红四方面军的宝贵礼物，是川、陕、甘三省的军用地图和西北军用的密码底本及其他联络信号。这些与军队存亡、作战胜败攸关的机密要件，是他冒着生命危险，穿过深山密林，闯过土匪、民团的封锁阻拦才安全带到的。他把这些礼物交给我，我当夜派骑兵把四川地图送给了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徐向前同志，把密码底本和其他材料送给了川陕军委和红四方面军总部。此后，这些贵重东西，不仅为我军在川陕作战接连取得胜利起了很大作用，而且出人意料的是，在震惊世界的长征中，川、陕、甘三省军用

地图,对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先期到达陕北,也发挥了作用;而密码底本,对于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及时破译敌军密电,掌握马家军动向,同匪徒进行殊死战斗,也起了重要作用。这些,武志平同志自然预料不到,但他当初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然而,他更重要的贡献,是沟通并建立了陕军和我军的联系,使两军达成了互不侵犯密约。

当时,川军田颂尧集结了三四十个团分左、中、右三路,围攻我刚刚站住脚的通南巴地区。我军英勇奋战,在武志平到时,已展开反攻,川军正节节败退。但形势仍然十分严峻,敌强我弱,敌众我寡。若能争取侧背方向基本安全,则大大有利于我军巩固、发展川陕革命根据地。

恰在此之前——1933年1月17日,毛主席代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朱德总司令代表中国工农红军,公布了在“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等三个条件下,愿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的宣言。其影响已开始在白区爱国人士中显示出来。杨虎城将军则是毅然见诸实际行动的先行者。

武志平同志来阐明杨虎城、孙蔚如愿与我军订立“巴山为界,互不侵犯,共同反蒋抗日”的密约之后,我军也派出川陕军委参谋主任徐以新同志到了汉中,经和孙蔚如面谈,两军顺利达成上述密约。由此,川陕苏区从宁强到镇巴的东西长五六百里的北沿边界,基本上保持了平静,我军得以集中全力对付川军,放手向南发展。继粉碎“三路围攻”之后,连续进行了仪南、营渠、宣达三个进攻性战役,苏区扩大到二十多个县、市,总面积至四万二千平方公里,人口达五百多万。

但是,到1934年秋,陕军中断了同我军的联系。此时,我军经过十个月的苦战,粉碎了川军的“六路围攻”。驻甘肃天水的蒋介石嫡系胡宗南的部队,极力向南伸展,到1935年春,已逼至嘉陵江西岸,严重威胁着我军到川西与长征中的红一方面军会师。于是我军发起了陕南战役,明攻汉中,实逼天水胡宗南的后方,调动胡宗南的部队撤离川西,我军强渡嘉陵江西进。陕军和我军订立的互不侵犯密约,从此也就结束了。但回想起来,这个密约竟保持了两年之久,在当时条件下,称得上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重要成果。杨虎城将军麾下的这支部队,由此到参加西安事变,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后毅然起义加入人民解放军行列,也是值得在革命史册上书写一笔的。

1935年春天,我军陕南战役将近结束时,听说武志平同志又到了红四方面军总部。这时我从陕南回来在嘉陵江东岸参加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未能

同他见面。但他已成为我们的忠诚朋友。他历尽艰险,出生入死,为订立和恪守互不侵犯密约的事迹,已在我军指战员中广为流传。今天出版的这部《杨虎城的密使》,记述的就是武志平同志在这场曲折复杂的斗争中的全部经历。

部队作家李伶同志,为完成这部作品,在武志平同志毫无保留地提供出翔实资料之后,又深入实地,上汉中,走巴山,进行了细致的调查研究。在写作上,李伶严格遵循纪实原则,为把握所述人物、事件的真实,作了不懈的努力,使作品具有不矫不饰、真切自然的风格,既令人可信,又引人入胜。尽管写法上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他认真追求真实的一片忠诚,表现了对革命历史的负责精神,对老同志的热爱,这是十分可贵的。

我热烈祝贺这部纪实作品的出版!

愿读者能从中获得“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精神力量。

1988年8月

作者说明:

《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系总政治部原副主任傅钟老将军于1988年为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杨虎城的密使》一书题写的序言。该书出版三个月后,傅钟老将军就辞世了。现仍以这篇文章作为扩写的新书《西安事变的序曲》的代序,以表达我对傅钟将军的致敬、致谢、致哀之意!也给历史留下一份佐证。

李伶

2007年7月3日

西安事变有序曲

(全书导读)

你知道我军军史上第一个成功的统战协定吗?

你知道红军西路军全军覆没与疏于统战的因果关系吗?

你听说过“西安事变”之前有段美妙的“序曲”吗?

你探讨过这些党史上的一个个谜团是怎样形成的吗?

当你得知“巴山协定”的来龙去脉后,一系列重大问题便会迎刃而解。

“巴山协定”诞生的背景

1933年春,红军进入巴山。蒋介石责令四川各派军阀“停止内讧,共同剿匪”,并委川军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拨给军费十万元、子弹一百万发……巴山南麓的“剿共”阵势轻而易举地形成了。

巴山北麓,本属杨虎城的十七路军防区。蒋介石原以为红军会西进甘肃天水,早已将杨部(亦称十七路军或陕军)第三十八军主力调往甘肃,而将陕南防区交给了他的嫡系胡宗南的第一军。按理说,夹击巴山红军应由一军承担。然而,惯于借“剿共”排除异己的蒋介石却舍近求远地责令三十八军重返陕南,与胡宗南调防。

杨虎城左右为难:若违抗军令,就会军法处治,或被取消番号;倘若服帖顺从,恰好中了蒋介石借刀杀人之计,陕军实力亦不堪设想。

这时,十七路军作战参谋中共地下党员武志平通过高级谋士杜斌丞向杨虎城建言:联络红军,互不侵犯。

杨虎城采纳了这一建议。1933年5月上旬,当武志平跟随调防的三十八军来到陕南汉中时,接到了杨虎城委以重任的手谕。

神秘的“红十字会”调查员

1933年5月13日，武志平化装成红十字会调查员，身揣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给红军的绢书和西北军使用的密电码，以及川陕甘三省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等，雇请巴山地区的理发员杨才为向导，天不亮就离开了汉中。

两天后，他俩翻越了巴山顶部的天池寺，来到巴山南面的西河口小镇。就要进入红军防区了，不料一场战斗，红军南撤，这里成了土匪头子徐耀明的天下。向导杨才因常在这一带理发谋生，与土匪中某些人相识。言谈之中，不慎漏出了对武志平“参谋官”的称谓，引起了土匪的怀疑。他们打开那包蜡封的军用地图，用枪口顶着杨才的脑门，逼问究竟。

武志平沉着地掏出伪造的红十字会身份证件，声言“调查灾情，以便赈济”。

土匪仍然追问，这与军用地图有何关系？武志平辩解道：“以后发救灾粮款，就发给地图上画了红圈圈的村庄。至于参谋官，那是陕军封的，为捞好处呗！”

土匪们醒过味来，立刻称兄道弟献殷勤，请求这位“撒金播银的财神爷”海涵。

当武志平从他们言谈中摸清了红军的大致位置后，便以“急于调查民情”为由，分手而去。临别，土匪团长徐耀明给雇来滑杆，赠以名片，还给必经之途的一位甲长写了信，着意“多多关照”。

出了“虎穴”，杨才后怕，再也不敢带路，回汉中去了。

一位独臂老汉在地方头人胁迫下，战战兢兢地领着这位“调查员”冒雨朝老林深处走去。山路峻峭，好不容易找到个夜宿之处——塔子坪。在这个仅几户人家的小山村黄甲长家住了一夜，独臂老汉也不愿带路了。那甲长就势推辞：“前边虎狼出没，没人敢去背时！”

“怕什么，我去！”一位十七八岁美丽的山村姑娘，侠女般出现在面前。她叫梁秀红，甲长老婆的堂妹，从小死了爹娘，无依无靠，成了抱女子（童养媳），因吃不住婆婆毒打，逃到深山老林投亲来了。

姑娘带着武志平上路之后，叙述了其中之谜：

“昨夜，那背时老汉对我姐夫说，再朝南走，就是高压河，河南边是红军天下，怕你跟红军有瓜葛，不让你去。那背时的还说，你身上虽有徐耀明的名片，但徐团总也是跟你初交，谁也不摸你的底。”

“你怎么看呢？”

“跟红军有瓜葛怕什么？听人家说，红军是好人，杀富济贫，我正想见见他们呢！人家还说，好多女子都当女兵了，我出来送你，就是想跟你过河去当红军……”

为了不被土匪们看出破绽，武志平没有带她过河，但把自己在汉中的地址留给了她。后来，武志平介绍她参加了红军。

巧借匪徒送密信

过了高压河，参天大树，雾障如魔，武志平迷路了。夜雨滂沱，凶兽四出，他缘树而上，效巢栖身。一块雨布，荷叶般地顶在头上。一根细绳，将自己和行李捆于树干，以防打盹落地。手枪的保险带则缠于腕部。哗哗雨声，笼罩着雨夜的恐怖和阴森。

他在惊恐中好不容易度过了漫长的一夜后，等待他的不是红军的迎客酒，而是又一群匪徒的突然袭击。一匪徒朝他举枪就打，另一匪徒夜托一梦，昭示“贵人来临，欲加保护”，故随手推开枪口，子弹从武志平头顶斜刺而过。好险呀！生命攸关，竟幸存于匪徒一梦。

他被绑架到山洞去见匪首。正待惨遭毒打，匪徒们从行囊中翻出了徐耀明匪团长的那张名片。有人惊喜地叫道：“营长，瞧，徐团总的‘荷包’！”

名片称“荷包”，分明是“林子里”的黑话。武志平凭着在前一股土匪那里探得的情况，以及平时对洪帮组织的研究，他断定，这里是徐耀明匪团二营盘踞的西乡县黑风洞，为首的便是袁玉成，大号袁刚。

他轻而易举地应答了袁刚的盘问。

袁刚见此人必有来头，亲为松绑，结为兄弟。

武志平则以洪帮礼数，似唱似呼地说：

燕山游子过川来，
久闻大哥是贤才。
礼貌荒疏休见怪，
当面领评理应该。

袁刚十分满意，亲自设宴招待，挽留住宿，意欲寻个靠山。他直言不讳地流露出与徐耀明在争夺山大王中结下的怨仇。川军委任徐耀明为四川通江

县民团团总，袁刚不甘屈居，一心想摆脱“挑炭”（土匪）之臭名，弄个西乡县民团团总之名义，与徐耀明平起平坐。武志平声称自己虽是红十字会的，但在陕军和红军里有好多朋友，两头官场走得通，表示愿意帮这个忙。又考虑到离开汉中业已一周，孙军长他们定会为之悬心，便借匪徒之手送回书信一封：

孙军长：

昨日到了八海坪，我被袁刚仁兄等人接至黑风洞倍加款待。此地乃川陕咽喉要冲，地势十分险要。这里的许多弟兄都愿听从您的命令，供作驱遣。他们别无所求，仅希望能补充些弹药。另袁刚兄坐镇黑风洞，愿为西乡县政府尽力安民，只觉得名不正则言不顺，望指示杜县长与之接洽，委以西乡县南区民团团总之名义。此事关系朋友情谊和川陕边界秩序之安定，深望鼎力玉成，恳请卓裁！

武志平

五月二十日

孙军长接到袁刚着人送来的这封密信，得知武志平进展情况及其中奥妙，当即拨给五百发子弹、通知西乡县县长杜礼丞（杜斌丞之弟）填写委任状，让军部副官长刘宗宽派人去黑风洞料理。这时，武志平已平安地离开了这里。

将忠诚化为促进两军和谈的见面礼

出了黑风洞，武志平独自背着大包袱，又赶了两天路程，来到四川通江县两河口，在一座平平常常的民房里见到了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他撕开身上的衣褂，拽出了孙蔚如军长的那封绢书。

傅钟读罢绢书，不断赞扬说：“来书从国家和民族利益着想，很可贵！”接着，他让武志平谈谈“怎么想起这步棋的”？

武志平说：“共产党的一月宣言上说，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国民党任何部队订立共同抗日协定，这在陕军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他们反对蒋介石对敌退让，对内镇压的独裁政策，但限于本身力量，还不能公然揭竿而起，只能秘密地和红军建立友好关系。”他边说边从油布包中取出了军用地图、密电码、灯语、旗语等绝密要件，并说这是杨虎城为表诚意的见面礼。实际上，这些无

价之宝，本是武志平利用作战参谋之便，冒着生命危险从陕军总部偷出来的。此刻他隐瞒了实情，恰到好处地提供了一份促成两军和谈的砝码。

当天深夜，正在前线指挥空山坝大战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得知杨虎城的特使送来了军用地图，异常兴奋地在电话中对傅钟说：“雪中送炭呀，你马上派骑兵班给我送来！”一小时后，徐向前给傅钟回电话：“地图收到了，很有用。好好接待来使！”

中共西北军委主席张国焘直接过问两军和谈事宜。他当时住在通江县苦草坝，距两河口有一百里山路。为确保来使安全到达苦草坝，张国焘派骑兵迎接，傅钟也派专人护送。途中，武志平面见了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

张国焘热情迎客，特地设宴为其洗尘，并将参谋长曾中生、后勤部长郑以斋、卫生部长苏井观等许多高级干部招来相陪。

席间，武志平亮出了这次和谈的底线：“陕军有很浓的地方色彩，内部极为复杂，既有迷恋家私的高官，又有忠于蒋介石的特务。杨虎城总指挥出身贫苦，且有爱国思想，与蒋介石有矛盾，但在现实条件下，他联共反蒋只能是秘密的。望红军心中有数，不要公开张扬。”

此后，红军派中共川陕军委参谋主任徐以新（解放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随武志平抵汉中会谈。

杨虎城密令“举酒杯”

孙蔚如给坐镇西安的杨虎城密电：“门敲开，如何待客？”

杨虎城回电：“举酒杯。”

1933年6月1日上午正式会谈。

会址：汉中市建设局宿舍即第三十八军参议王宗山家中。

参加者：孙蔚如、王宗山、武志平、徐以新。

会谈进行2小时，协议如下：

一、巴山为界，互不侵犯；

二、陕军阵地前沿设两军联络站，由武志平常川驻住，代表陕军，处理边界事务；

三、红军可以以隐蔽方式来汉中采购部分日用品；

四、陕军馈赠部分药品和部分军用地图，以表诚意。

为防泄密，这次会谈不搞文字协定，但双方皆表示“信守诺言”。

出于慎重,徐以新表示,待回去汇报后再给答复。

陕军方面即刻兑现了诺言:赠以药品、松发油(可代擦枪油)、油墨等共17担物资和好几份巴山地区的军用地图。

6月3日,武志平、徐以新化装成商人,雇用17名挑夫,从汉中出发,经麻桑坝、天池寺、凉水井至碑坝。每30里变换挑夫,以切断货源秘密。

武志平在护送徐以新南归途中,就势于川陕边界只有7户山民的小山村凉水井建立了陕军前沿秘密联络站,由他和一名勤务兵在此常驻。

张国焘、徐向前及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等对汉中会谈的4条协议表示赞赏。于是,复派徐以新赴汉中正式谈判。两军于1933年6月24日在王宗山家中正式签订了“互不侵犯,联共反蒋,共同抗日”的秘密协定,密称“巴山协定”,又名“汉中协定”。

6月25日,武志平护送徐以新南归,又给红军带去17担紧缺物品。

潜心巩固两军密约

“巴山协定”生效后不久,形势发生了变化:孙蔚如迫于压力,畏蒋情绪有所递增。他总想让红军尽快西进而避开瓜葛。

杜斌丞深感事关重大,很想去汉中走一趟。偏巧,孙蔚如的随身夫人张玉娥因与勤务兵风流事发自杀。杨虎城即派杜斌丞去汉中代为抚慰,并妥善处理川陕边界秘密事宜。

杜斌丞在汉中一住三个多月,他以自己的声望和见解影响了孙蔚如,使其继续保持了和红军的秘密联系。

杜斌丞离开西安期间,局势继续恶化:蒋介石突然明令撤了杨虎城的陕西省政府主席;胡宗南派心腹胡抱一在汉中施加压力;加上蔡廷锴、李济深等起事反蒋的“福建事件”归于失败。这些都加深了孙军长的畏惧心理。他仍寄希望于红军西进,去打胡宗南,特复信让武志平面见“西光兄”(张国焘)而“一谈究竟”。这时,川军正准备对红军发起一场规模空前的大围剿。

武志平借这次去红军充当“说客”之机,将陕军情况向张国焘、陈昌浩等人作了详尽汇报。并建议红军派使去汉中巩固友谊,设法稳住孙蔚如。

建议被采纳。

张国焘派西北军委秘书长黄超,随武志平回汉中,并赠给孙蔚如、王宗山每人10斤通江银耳。

黄超这次出使汉中,起到了稳定孙蔚如的作用,使陕军仍然没有听从蒋

介石调遣而参与川军发起的大战。

开辟三条红色交通线

为方便长期给红军供货，武志平先后建立了三条秘密交通线。

中线：汉中—麻桑坝—天池寺—凉水井—碑坝；

西线（亦称备复线）：麻桑坝—八海坪—西河口—碑坝；

东线：汉中—城固—西乡—镇巴—关门垭—黎坝。

通过这三条交通线，陕军为红军送去了大量的物资，使川北红军有效地粉碎了蒋介石的经济和文化的“围剿”。此外，这三条交通线还为中共地下党过境及情报的传递起了安全保障作用。中共陕西地下省委委员张光远及后来的省委书记潘自力等，都是从红色交通线上进入红四方面军的。

蒋介石发出通缉令

“巴山协定”遇到了挫折。

1934年6月，蒋介石给杨虎城发来电报，命令将“经常给共匪输运军火、汽油等物”的三十八军参谋武志平“就近查办”。

陕军只得让武志平秘密出逃，“巴山协定”就此中断了。

武志平离开汉中后四处漂泊。半年后，他按照中央军委特科的指示返回汉中，请求陕军保护。得到允准后便在家赋闲。

1935年春节，张国焘在陕军不知情的情况下，对汉中发起了突然袭击。陕军节节失利，又将武志平派往红军，以解城下之围。

武志平带着一大包从上海捎回的军用电池、发报机零件和军事情报等，走进了红军防区。红军前线将领对他十分警惕，在他提供的情报未得到验证之前不让他返归。出于往日的情分，又不能将他拘押，就派几个护兵，以去见后方首长为名，在冰天雪地里转了十多天，陈昌浩才会见他。并向他解释说，红军攻打汉中的意图是吸引胡宗南注意力，以便瞅机西渡嘉陵江，向甘肃进军。现在目的达到了，红军马上就离开川陕，劝他尽快回陕军去。

武志平回答，红军这一走，密使无用了，加之这一仗惹怒了陕军将领，陕军不会再容他安身了；蒋介石仍在通缉他，实在无路可走了。他再次提请红军收留他。他还说，他对甘肃地形很熟，曾出使过马家军，跟马仲英师长关系很好，只要红军收留他，他可以出使马家军，为红军西进借道。任其苦苦央

求,陈昌浩仍以一番婉辞将其拒之门外。如果陈昌浩准其所愿,让武志平去和马仲英搞统战,西路军全军覆没的惨局还会出现吗?

傅钟老将军评价“巴山协定”的历史功绩

20世纪80年代,笔者通过对武志平、傅钟、徐以新、陈明义、童陆生、符先辉、王定国等当事人的采访,以及对三条秘密交通线的实地考察,写出了33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杨虎城的密使》,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上将为本书写了序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序文介绍了“巴山协定”的简要经过和他亲自接到陕军密使武志平送去的军用地图和密电码等情况,然后称赞说,《杨虎城的密使》,“具有不矫不饰、真切自然的风格,既令人可信,又引人入胜”。文章还说:“回想起来,这个密约竟保持了两年之久。在当时条件下,称得上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重要成果。杨虎城将军麾下的这支部队,由此参加西安事变,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后毅然起义加入人民解放军行列,也是很值得在革命史册上书写一笔的。”

为什么说“巴山协定”是西安事变的序曲

“巴山协定”中断之后一年多,西安发生了“联共反蒋,共同抗日”的张杨兵谏,亦即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

将“巴山协定”定位于“西安事变序曲”有三点理由:

一是序曲与主歌基调的一致性:“巴山协定”和“西安事变”的基调都是“联共反蒋,共同抗日”。从而形成了序曲与主歌的密切关系。

二是事态发展的渐进性:“巴山协定”的反蒋是秘密的,体现了隐蔽性;而“西安事变”之反蒋体现出公开性和激烈性。这一过程,构成了从序曲到主歌的渐进过程,其间产生的诸多曲折,成了乐章中的生动音符。

三是促成因素的同源性:“巴山协定”和“西安事变”分别是在“一月宣言”和“八一宣言”感召下诞生的,两个宣言的共同母体都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各界共同抗日的统战政策,它所派生的相同基因,使序曲与主歌的韵律十分和谐(详见第三十七章)。

西路军全军覆没的原因另有新说

为什么“西安事变”七十多年后才有“序曲”之说？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只说一条：与张国焘的错误有关。张国焘出于向党中央分庭抗礼，贪天之功，据为己有，自然不愿提及杨虎城对川北红军的大力支持。还有，张国焘、陈昌浩等红四方面军领导回避西路军全军覆没的真实原因，故而掩盖了“巴山协定”的本来面目，致使“巴山协定”长期湮没在雾障之中。

总结历史教训，红四方面军惨败河西走廊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的。

密使武志平在与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等人的接触中，特地披露了他曾代表杨虎城出使马家军的成功实践。他不厌其烦地说，马仲英与马步芳、马鸿逵等人有矛盾，可以利用。他还明确表示，红军一旦西行，他可以出使马家军，为红军打开方便之门。为了使红军西征中减少损失，武志平还把河西走廊的地理情况写成3万字的《塞上征鸿记》，在《西北文化报》上连载，并将剪报亲自交给张国焘。当武志平被陕军开除后，他再次向张国焘、陈昌浩提出加入红军，出使马家军的要求。结果，他的好意又被拒绝了。

西路军失败后，武志平在延安责问张国焘：“我送给你的《塞上征鸿记》你看过没有？那上头所写的河西走廊情况，你们研究过没有？我就担心你们去瞎闯，结果还是闯上了，这么多将士的生命呀，咋能当儿戏呢？”

张国焘则归之于“共产国际的指示”。

“那你怎么不跟马仲英搞统战？我跟你说过没有，我出使过马仲英部，他跟马步芳、马鸿逵有矛盾，这个条件，你为什么不设法利用？”

以上事实说明。张国焘不珍惜统战成果，陈昌浩等也不懂得在西征中利用有利条件去做马家军的统战工作，应该说，这是西路军全军覆没的一个重要原因。

很少有人知道上述史实，加上其他原因，“序曲”之说成了中国革命史学殿堂里的一个空白。

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等待阅读

本书还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

签订“巴山协定”的十七路军第三十八军哪里去了？他们与后来被誉为“万岁军”的三十八军是什么关系？

智勇双全的孤胆英雄武志平当大官了吗？他的人生之路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启迪？

“巴山协定”的其他核心人物命运如何？台湾传来了什么样的回音？

9岁烈士“小萝卜头”怎就成了杨虎城的同案犯？他为什么与杨虎城同葬一座陵园？

“小萝卜头”的父亲宋绮云并不是杨虎城的秘书，怎就成了众口一致的“杨虎城的秘书”？蒋介石为什么“承认”这个“杨虎城的秘书”？

“西安事变”给杨虎城家带来了灾难，杨家儿女是如何长大成人的？一位不是烈士的老太太为何葬在杨虎城烈士陵园里？

一切的一切，等待阅读，等待评说！